

女子陆战队

全方位展示中国海军女子陆战队的壮美画卷
表现当代军人历尽沧海铸就辉煌的铁血诗篇

郭富文◎著



江苏出版社

女子陆战队

郭富文◎著



江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子陆战队/郭富文 著. —厦门:鹭江出版社,2007.9

ISBN 978 - 7 - 80671 - 811 - 7

I. 女… II. 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7942 号

女子陆战队

郭富文 著

责任编辑 / 裴慎勤

特约编辑 / 刘 玫

出 版 /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 编 / 361004

电 话 / 0592 - 5046666 0591 - 87539330 010 - 62376499

印 刷 / 北京富生印刷厂

规 格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27.25

印 次 /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671 - 811 - 7/I · 119

定 价 / 39.8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

楔子

朝霞微露，海雾蒙蒙，一架武装直升机飞越大海，进入指定空域。

海面渐低，直升机的旋翼旋起海面的波纹，朝霞初升的海面上一片橘红。

“03，03，请报告方位。”

直升机机舱里，海军陆战队某特种团团团长崔长海手持报话机，回答道：“我是03。方位红37，116，高度180，我们已到达预定海面。”

坐在机舱里待命的侦察员一共有6人，队员们个个全副武装，脸上涂着油彩。来自海军院校队的湛海霞就在其中。这是一名清秀、略带冷峻的女子。

“按计划执行。”指挥部果断下达了命令。

三发红色信号弹划破黎明时分的海空。

崔长海：“投放！”

六名侦察员依次从直升机上投入大海，最后一个就是湛海霞，她在跳出机舱门时，回头看了一眼崔长海。崔长海这才发现她是个女的，一脸茫然。

直升机左转向岸边飞去。

六名被抛入海水中的侦察学员如六个小黑点在大海中游动着，越来越近。湛海霞奋力地向前游着，她从队友们身边游过，超越队友。

湛海霞第一个到达海岸，登上滩头的礁石，她回头看了一眼，便攀上从悬崖上垂下的绳索，努力向上攀登。

野外指挥部设在丛林中的一座帐篷里，热成像合成仪和雷达扫描仪上电波转动着，电视屏幕上和红外线夜视仪上显示着不同的方位和一个个移动的红点。仪器旁边有几位女兵忙碌地传递着资料，其中有女子侦察队队长陆云霞、队员陈丹等。在主屏幕前面坐着几位海军、陆军将领，海军少将吕叔同居中。吕叔同看了一眼腕上的军用雷达手表，满意地说：“动作还蛮快的嘛。”

陆军少将会意地笑笑：“好戏还在后面呢。”

突然，屏幕上一个红点出现了跳跃，仪器响起“嘟嘟”的报警声。吕叔同说：“小分队注意，‘飞鱼’已进入伏击圈。”

一支由林文涛率领的化妆伏击小分队闪烁着身影。林文涛对着报话机说道：“明白。”小分队随即消失。

湛海霞冲下山坡，跑步来到湖边，身后紧跟着几名侦察队员。湛海霞跳上湖边的一艘冲锋舟，发动马达箭一般冲了出去，冲锋舟犁开平静的湖面，一群水鸟向岸边的丛林飞去。其他几艘冲锋舟也紧跟着冲了过来。

一架直升机从他们的头顶上掠过，然后转向。湖口越来越窄，两边是沼泽地和丛生的芦苇。湛海霞减速察看，这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子弹打在湖水里发出“扑扑”

的声响。直升机转过来从低空朝冲锋舟前面扫射，伴随着的巨大的水柱。

湛海霞驾着冲锋舟冲向滩头沼泽地。她跳下冲锋舟，在沼泽地里挣扎着，一步一步前行。后面过来的一名队员双腿陷进沼泽里，她又回头去拉那名队员。

丛林中，湛海霞端着枪横冲直撞，她避开小路，在茂密的野藤灌木丛中穿行，她知道离胜利已经不远了。突然，她被地上的一根细钢丝绊倒在地，随即就被几只伸过来的黑手捉住。

破旧小木屋里，一缕阳光从门板缝隙里透过来，湛海霞被反剪着双手吊起，几名经过化装的小分队人员围着她审讯。已经精疲力竭的湛海霞耷拉着脑袋，嘴角流着鲜血。有人朝她头上浇水。审讯声不断。

一名队员伸手去抓湛海霞的衣领，一下子触到了湛海霞的胸部，惊讶地叫道：“连长，这是个女的？”

湛海霞抬起头，眼睛里露出凶光，“呸”了他一声。

林文涛走过来，仔细察看，发现被捕的女兵左耳朵后面有一个伤疤，他大吃一惊：“湛海霞？”

队员不解地问：“你们认识？”

林文涛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他随即将一把匕首遗落在湛海霞的脚下。

湛海霞抬起头盯了一眼林文涛，由于脸上涂了油彩，她不能确定是否是林文涛。这时，其他几名侦察队员已陆续赶到木屋外面，包围了木屋。

外面传来一声布谷鸟叫的暗号，湛海霞飞起一脚，将地上的匕首踢了起来，右手稳稳地抓住。她麻利地用匕首割断吊着她的绳子，这时队友们也冲了进来，里应外合，三下五去二将伏击小分队收拾掉，然后又迅速冲了出去。林文涛拾起报话机，紧急呼叫：“01，01，他们向指挥部冲去。”

指挥部里，陆云霞和女兵们盯着监视屏，对湛海霞的表现赞叹不已。陆云霞将一份记录递给吕叔同，报告说：“12分半，是这次侦察兵大赛的最佳成绩了。”

吕叔同问：“她叫什么名字？”

陆云霞回答：“湛海霞。”

吕叔同说：“调出个人资料。”

电脑屏幕上随即出现湛海霞的一张照片及个人简历：

姓名：湛海霞

性别：女

出生：1980年1月24日

部别：海军学院侦察系应届毕业生

代表参赛队：海军学院队

这时，湛海霞踉跄着冲了进来，向吕叔同等人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报告，湛海霞奉命赶到！”

第一章

海军某院校大礼堂主席台中央悬挂着海军军徽，两边分列着十面红旗，会标写着“毕业典礼”四个大字。伴随着《人民海军向前进》的音乐声，一名海军少将宣读：“给湛海霞等128名学员颁发毕业证书，授予学士学位……”

台下前排站着身穿全白礼服、戴白手套的男女海军学员，湛海霞英姿飒爽，她的脸上洋溢着自豪的微笑。

少将继续宣读：“任命湛海霞为海军陆战队女子侦察队排长，授予中尉军衔。”

湛海霞潇洒地上台从少将手中接过证书。上台台下一片掌声。

一架大型客机飞离跑道，呼啸着升入空中。

湛海霞坐在靠窗一侧，深情地望着舷窗外的蓝天白云，内心十分激动。因为从这一天起，她就正式成为海军陆战队一名女子陆战队员了。

在她身后坐着几个姑娘，她们是某大学毕业的辅导员吕兵霞以及到海军陆战队当兵的许圆圆、李响。姑娘们有说有笑，显得兴奋不已。

一身海洋迷彩、戴中尉衔的湛海霞背着野战背囊出现在机场出站口，林文涛驾驶着一辆野战吉普车前来迎接，看到湛海霞，他急忙跳下车，迎了上去。

林文涛伸出手来想和湛海霞握手：“欢迎学妹加入海军陆战队的行列。”

湛海霞把手甩开：“你设置的那个圈套也太阴险了，差点让我毕不了业。”

林文涛：“我不还是手下留情了嘛。”

湛海霞一惊：“你说什么？”

林文涛知道失言，急忙接过背囊，放进车厢里。两人上车，林文涛下意识地扶了一下湛海霞的背，湛海霞推开，车启动。

吕兵霞、许圆圆、李响身着便装，拉着提箱走出出站口，望着林文涛、湛海霞的背影，指点着。十八岁的大二学生许圆圆羡慕地说：“看，多神气。”

吕兵霞不以为然地说：“跟我们一样，也是到海军陆战队报到的。”

三人向停车场走去。

两栖特种团院内，林文涛驾驶着野战吉普车驶进门岗，高大威武的卫兵敬礼。

吉普车沿营区大道左转右转，道路两旁的训练场上男兵们正热火朝天地练着擒拿格斗、队列、射击，湛海霞饶有兴致地东张西望。吉普车在女兵队不远处停了下来，前面就是女兵队的营房。女兵们在陆云霞的带领下正练着花剑，陆云霞喊着口令：“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林文涛下车提行李，等湛海霞下车后交到她手上：“这就是女兵队了。”

陆云霞正好面对他们，这一切都被她看得一清二楚，她愣了神，忘了喊口令。女兵

们都停了下来，回头看湛海霞和林文涛。

陆云霞拍手喊：“今天就练到这儿，解散。”

陆云霞满脸的不高兴，转身朝女兵楼上走。女兵们零乱地跟着她，也有人好奇地等着湛海霞，想近距离一睹芳容。此时湛海霞正款款走来，她皮肤白皙，容貌超群，与正在训练的女兵们形成鲜明的对比。

▲陈丹快步赶上陆云霞，嘲讽地说：“女兵队来了个大美人，这下子可有好戏看了。”

陆云霞瞪了她一眼：“少说风凉话。”

陈丹接着说：“林文涛为什么偏偏要到机场接她？”

陆云霞掩饰地说：“人家是校友。”

陈丹做了一个鬼脸：“小心那小妖精把你心上人抢了去。”

陆云霞心里不是滋味，快步上了楼梯。

女兵队队部。陆云霞把帽子摔到办公桌上，拿起杯子从饮水机上接水，这时，几个女兵簇拥着湛海霞走进来。

女兵杨浪喊道：“队长，这就是我们新来的排长。”

湛海霞见到陆云霞，敬了一个军礼：“我叫湛海霞，从海军学院分来的。”

陆云霞应付道：“我在侦察兵大赛上见过你。”

湛海霞则显得真诚而大方：“请队长多关照。”

陆云霞走到门口，对着走廊喊道：“陈丹，快把房间腾出来。”

陆云霞看到楼下一辆越野车开过来停在门前，她急忙往楼下跑。

团长崔长海跳下车，吕兵霞、许圆圆、李响正在下车，她们已经换了军装，但还都是披肩长发。吕兵霞戴学员牌，许圆圆、李响戴的是列兵衔。

陆云霞给崔长海敬礼：“团长好。”

崔长海说：“这是从地方大学招的两个新兵，今天就算正式入伍了。”然后指着吕兵霞介绍说：“这位是大学的辅导员，既是带队干部，也是来代训的。”

吕兵霞大方地伸出手，与陆云霞握手：“我叫吕兵霞。”

陆云霞与她们一一握手：“欢迎你们到女子陆战队来。”

崔长海问：“新分来的那个排长也到了吧？”

陆云霞说：“在楼上呢。”

崔长海显得很高兴：“好啊，这下子你们女兵队可是兵强马壮，你们这块金子招牌可要锦上添花了。”

陆云霞很得体地回答：“还要感谢团长的关心。”

崔长海说：“好好，赶快收拾就位，然后带新同志到荣誉室参观参观。”

女兵队宿舍里，女兵们正忙着腾房间，给新来的湛海霞、吕兵霞铺床。陈丹满脸不高兴地来到走廊上，一名女兵抱着铺盖跟过来。女兵问陈丹：“排长，搬到哪儿？”

陈丹瞪了女兵一眼：“还排长排长，我这个代理排长已经下岗了。搬到一班吧。”

女兵小心翼翼地陈丹面前走过，陈丹跟过去。女兵把铺盖放到一个空铺上，铺床。这名女兵不识时务地说：“我看新来的排长人挺好的，还是名牌军校毕业的。”

陈丹不满地说：“军校毕业咋的？绣花枕头一个，到女子陆战队来，还不得哭着

出去！”

女兵说：“说不定还真有两下子呢。”

陈丹恶狠狠地说：“你看她那张小白脸，她要能带好兵我头朝下走路。”

女兵神秘地告诉陈丹：“听说新来的那个吕兵霞也是有背景的，她是基地吕司令员的女儿。”

陈丹则不在乎地说：“来女兵队镀镀金，就走人。把我们女子陆战队当成收容所了？什么烂菜叶子白菜帮都往筐里装。”

小女兵吓得直伸舌头。

陆云霞正好从门前走过，她听到了陈丹的牢骚，犹豫了一下又回头走了。

当天晚上，陆云霞带领湛海霞、吕兵霞、李响、许圆圆参观女兵队荣誉室，陈丹手持教鞭讲解。

陈丹指着一张张照片、奖状、图表说：“我们女子陆战队成立八年了，参加过67次军事表演，接待过外宾18批324人次，参加过‘九八’长江抗洪抢险，在多次的军事演习中担任讲解和内卫任务，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集体三等功三次，荣获全国三八红旗先进集体标兵称号，被誉为军中两栖霸王花……”

许圆圆不解地问：“两栖霸王花是干什么的？”

陆云霞笑笑说：“就是陆上猛虎，海上蛟龙，现在又增加一条，空中雄鹰。”

许圆圆惊叹一声：“哇塞。”

陈丹瞪了许圆圆一眼，作无奈状，继续讲解。

湛海霞极其认真地看着每一张奖状、每一张图片，还时不时地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一下。走到结束处，陈丹说：“我们女子侦察队不仅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块招牌，也是舰队迎外军事表演的一个窗口。这些成绩和荣誉，不是轻而易举就得到的，那是一代一代的陆战队员们用汗水摔八瓣换来的，有的人为此还受了伤，落下一身疾病。女兵队也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她看了一眼湛海霞，越说越激动，“我告诉你们，这里的淘汰率大约是30%，不脱几层皮，不掉几斤肉就别想在这里待下去。”

许圆圆失口道：“妈呀。”

陈丹瞪了她一眼：“叫妈也没用。”

湛海霞有点听不下去了，转过身来对陈丹说：“有那么可怕吗？”

陈丹一时语塞。陆云霞接过来说：“其实也没那么可怕，新到女兵队来，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湛海霞说：“还是队长说得对。女子陆战队果然名不虚传，能参加这样一支部队是我们一生的荣耀。”

陆云霞说：“只要大家善于学习，不怕吃苦，就一定能够成为合格的陆战队员。”

吕兵霞表态似的说：“队长，我们到这里来，可是准备吃大苦的。”

陆云霞笑笑说：“那就好。”

湛海霞补充了一句：“不光要吃大苦，还要能打得赢才行。”

陆云霞看了湛海霞一眼。

出门时，陈丹小声对陆云霞说：“从哪里跑出来一个骆驼，好像天底下就她一个人懂打仗似的。”

陆云霞说：“话不能这么说，人家是全国跆拳道大赛的冠军，没有两下子也不敢到女子陆战队来。”

陈丹不服气地说：“你还护着她。”

陆云霞欲言又止。

湛海霞来到女兵队的第三天，团里通知女子侦察队全体人员外出执行任务，到海滩上拍摄专题片。

阳光、沙滩，一望无际的松树林。

一辆大卡车驶来，女兵们跳下，七手八脚地卸道具，有花剑、服装、化妆用具、遮阳伞等。有人从先到的两辆小车上搬摄像机、三角架等物品。湛海霞看着忙碌的场面发呆，陆云霞走过来，问道：“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湛海霞说：“这不像是训练，怎么看怎么像拍电影。”

陆云霞也不回避：“你说对了，今天配合电视台拍摄《陆战女兵》专题片。”

湛海霞一脸茫然。

陆云霞瞅了一眼湛海霞，拍着手招呼大家：“集合了集合了，先拍沙浴。”

女兵们排列整齐地躺在沙地里，只露出一张脸和半截身子，一个女导演跟着摄影师在现场拍来拍去，女兵们嘻嘻地笑着。

导演走到黑黑的杨浪跟前，镜头对着她，不解地问：“你们笑什么？”

杨浪说：“我们觉得挺好玩的。”

导演不解地说：“你们应该哭才对，个个晒得像黑妹牙膏似的，怎么见人呢？”

湛海霞扭头问身边的杨浪：“是不是平时都这样？”

杨浪不在乎地说：“我们这些人都是老演员了。”

女导演走到湛海霞面前，对着湛海霞调整了一会儿镜头，然后踢了一下湛海霞露出来的脚：“你起来起来。”

湛海霞从沙堆里爬起来：“怎么了？”

女导演：“你过来看看。”

湛海霞伸头从摄像机的取景器看回放，看到自己的影像和别人的影像，不解地问：“有区别吗？”

“你的脸比别人的脸曝光指数整整低了两档，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了？”

“让观众一看就知道你不是陆战队的兵，你是来女兵队体验生活的演员吧？”

顿时，湛海霞像受了侮辱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说：“怎么了，有问题吗？”

湛海霞转身要走，陆云霞急忙站了起来，拉住湛海霞，对女导演说：“这是我们新来的排长，你别搞错了。”

陈丹趁机嘲弄她：“刚从学校毕业，还是个小白脸。”

陆云霞怕把事情闹大，急忙制止说：“陈丹，你们刚来时不也都是小白脸嘛，脸黑也成资本了？”

导演愤愤地说：“要是上了镜头，肯定会影响女子陆战队的整体形象。”

湛海霞真是尴尬极了，她恨不能就地找个地缝钻进去。“我不拍了！”说着转身朝

大卡车走去。

导演嘲弄地说：“不拍了，好啊，你能负起这个责任？”

女兵们纷纷站起来，杨浪失望地说：“唉，真倒霉，在太阳底下晒成了人肉干，连个镜头都没上去。”

陆云霞急忙对导演赔笑说：“对不起导演，她前天才来报到，您多多包涵。”

导演傲慢地说：“要拍可以，她得当着大家的面给我道歉。”

湛海霞可不是轻易给人道歉的人。她走到卡车跟前，靠着大卡车的轮子，坐在沙地上，用石子在沙地上画着，画完又擦掉。

陆云霞走过来，陈丹、杨浪、吕兵霞和另外几个女兵们也跟过来，从箱子里取矿泉水喝。陆云霞递给湛海霞一瓶，耐心地对湛海霞说：“要什么小姐脾气，快过去拍吧。”

湛海霞：“我不拍，我脸白有罪呀？”

陆云霞解释说：“过去都是这样拍的，脸不黑抹点油彩就行了嘛，有什么好吵的？”

湛海霞赌气地说：“我就是天生的晒不黑，怎么了？”

杨浪对湛海霞做了个鬼脸：“排长，我教你。用海水洗脸，再到太阳底下晒，一个星期保准你黑得像锅底。”

陈丹冲着杨浪：“就你懂得多，人家愿意白你管得着吗？”

湛海霞瞪了陈丹一眼，忍住了。

陆云霞对湛海霞说：“去吧，给人家道个歉，接着拍。”

湛海霞哼了一声：“让她做梦去吧。”

陆云霞拉起湛海霞朝海边走：“拍电视也是工作，是任务，关系到我们陆战女兵的对外宣传和整体形象，总不能因为你一个人把整部电视片都给搞砸了，你总得顾大局吧。”

湛海霞无话可说，她抬头望了一下大海，大海翻着浪花，一个大浪冲上海滩，海水淹没了湛海霞的脚，她站着没动。不远处的女兵们则躲闪着海水，欢笑起来。

从海滩上回来，湛海霞隐约意识到，女子陆战队并不像她在学校听说的那样单纯，也并不像她听说的那样勇猛，在课本上读的与她见到的实际情况还是相差很远。她不知道她这种感觉是否准确，但眼下第一要务是要把自己融入到这个群体之中，使自己成为她们其中普通的一员。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让自己变黑。中午海边，她穿着两段式游泳衣从海水中出来，躺在沙滩上暴晒，一晒就是两个小时，回来后对着镜子照，看自己是不是变黑了。一个星期下来，果然黑了许多。

一天中午，湛海霞到海边晒太阳。林文涛走过去陪着她一起晒。这时，陈丹悄悄地出现在岸上丛林里，见湛海霞、林文涛朝自己走了过来，急忙躲起来。湛海霞跟林文涛的对话她听得一清二楚。

湛海霞有点娇嗔地对林文涛说：“怎么样，我现在合格了吧？”

“黑了皮肤红了心，不脱三层皮就别说合格的话。”林文涛说。

“有那么严重？”

“这只是开始。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员都是精挑细选的，一个魔鬼训练周下来，就有一半人被淘汰，最后剩下的只是少数人。”

他们从躲在树丛中的陈丹面前走过。

湛海霞试探着对林文涛说：“我来女兵队也有十来天了，说实话，这里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

“看你们天天真枪真刀地训练，还经常出海执行任务……”

“着急了是吧？性急可吃不了热稀饭。”

“那你还一封信一封信地催我来干什么？”

林文涛调侃地说：“共创人民军队的美好未来。”

湛海霞不耐烦了：“行了行了，别油嘴滑舌的。”

陈丹在岸边的丛林里跟着他们，若即若离。

林文涛、湛海霞在海的岬角处坐下来，海风吹乱了湛海霞的头发，湛海霞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装订好的打印稿，封面标题为《现代女兵战场运用与训练方法初探》。湛海霞说：“这是我的毕业论文，学报上准备发表，想请你给我修改一下。”

林文涛接过来：“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看来你早已不是过去的那个毛头小姑娘了。”

湛海霞的脸一下子红了：“人家是诚心诚意的嘛。”

林文涛：“好好，我一定认真拜读。”

说完，林文涛、湛海霞站起来朝回走。

陈丹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跑开了。

陆云霞打开窗子，拿进来一塑料袋黄瓜，关上门，用水果刀把黄瓜切成片，一片一片地往脸上贴，这是女兵们惯用的美容方法。

陈丹推门进来，陆云霞一惊，脸上的黄瓜片掉了下来。陈丹忙说：“对不起，我忘了喊报告了。”

陆云霞说：“都老兵了，还报告啥。”

陈丹看着黄瓜片，神秘地说：“又是大哥送来的？”

陆云霞不自在地说：“算了吧，谁稀罕他送。”

陈丹故意说：“你别说，大哥还真是有心，能坚持几年如一日地给你送黄瓜美容，就凭这一点，你就应该嫁给她。”

陆云霞推了陈丹一下：“你害不害臊？”

陈丹冷笑了一下：“我知道你是脚踩两只船，你的心思根本没在大哥身上，你嫌人家地位低。我也知道你在等着林文涛给你表态呢，只等把那层窗户纸捅破……”

陆云霞急忙去捂陈丹的嘴：“你可别乱说，这女兵队里也只有我知道这黄瓜是怎么来的。”

陆云霞给陈丹倒了一杯水，陈丹坐在床上，把玩着杯子。陆云霞则靠在椅子上一片一片地往脸上贴黄瓜片。

陈丹凑过来说：“以后呀，你可得勤贴着点。人家想黑黑不了，你偏要自己白起来。”

陆云霞警觉地问：“怎么了？”

陈丹神秘地说：“那林文涛跟咱们那个新来的排长关系可不一般。”

这话陆云霞还是第一次听说，她不免有些紧张：“你听说什么了？”

陈丹不慌不忙：“我不是听说，我是眼见为实……”

“什么？”

陈丹把刚才见到的跟陆云霞说了一遍。

陆云霞很自信地说：“那我倒不担心。是自己的丢不掉，不是自己的也抢不来。”

陈丹挑拨地说：“你呀，可别大意，还是多个心眼儿的好……”

陆云霞显得心烦意乱，黄瓜片贴着掉着。

陈丹添油加醋地说：“现在什么事不竞争能行？你要是输给她湛海霞，我们脸上也没光呀。”

陆云霞有些不高兴了：“我知道你那点鬼心眼儿，不就是湛海霞把你的排长顶了，你看着人家不顺眼，没事老找茬儿。你呀，代理排长一年多了，为什么一提干，群众评议就通不过，你就不想想？”

陈丹一脸的委屈：“队长，我跟你那么多年了，别人说啥我不管，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

陆云霞长叹一口气，说道：“你呀，还是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吧。你要是真的想帮我，还是把工作干好，别出纰漏。”

这天，女兵队与林文涛带领的“海豹连”在海滩上进行捕俘对打，男兵们是陪练。男兵、女兵混合交叉站列，开始练分解动作。

湛海霞站在队列前方：“捕俘拳分解动作，1，2，3，4……”

女兵们动作认真、整齐、好看，高大的男兵们对于陪练并没有多大兴趣，但他们乐意和女兵们在一起练。

太阳烘烤着夏日的海滩，队员们练得满头大汗。

湛海霞说：“偷袭由后捕俘，一招制敌，连贯动作，开始！”

女兵们把男兵们当假设敌，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往地上摔，尤其是最后的“锁喉”动作，要把男兵的头扳起来。陆云霞走在队列中，纠正着每个人的动作。许圆圆扳着男兵孙小虎的头，捂着孙小虎的嘴，孙小虎憋得满脸通红，脖子上青筋暴起，但还翻着白眼盯着湛海霞看。

陆云霞走近了挖苦说：“你这是杀鸡呀，你干脆把他掐死算了。”

许圆圆嘟囔着说：“我怕他咬我。”

男兵、女兵一齐哄笑起来。

陆云霞走到陈丹跟前，陈丹与梁悦壮配对，陈丹懒洋洋地做着假动作，陆云霞瞥了一眼便过去了，不满地说：“休息十分钟。”

一听休息，队伍便四下散开来。梁悦壮走近林文涛，摘掉帽子扇着风，望着大太阳，满脸的汗水直往下淌。“连长，这大热天的给女兵们当陪练，真没劲，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痛痛快快地自己练？”梁悦壮是五期士官了，兵龄比林文涛还早五六年，说话总是没大没小，林文涛早已习惯了。

林文涛故意瞪大眼睛：“你少说风凉话啊。你要是不想练就去洗消车上烧水去，一

会儿让女兵队先洗。”

梁悦壮不满地说：“又让我去？”

“你不去谁去？你不是不想当陪练吗？”

梁悦壮一招手：“孙小虎。”

孙小虎跑步过来：“梁班长，你叫我？”

梁悦壮：“跟我烧水去。”

孙小虎跟着梁悦壮朝停在岸上的洗消车走去，不满地说：“这大热天，我还嫌这凉水不凉呢。”

梁悦壮说：“你一个毛孩子懂啥？那些姑娘们娇气着呢，不能洗凉水，不能吃冷饭，还不能睡潮湿的地上，一个月还有几天……”

孙小虎：“班长，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

梁悦壮刮了一下孙小虎的鼻子：“知道有啥用？一个个晒得黑不溜秋的，没劲。当然了，就是陆云霞嘛，还像那么回事。”孙小虎是梁悦壮班里的新兵，老兵嘛总时不时地在新兵面前卖弄一下。

“班长，那个新来的排长才漂亮呢。”孙小虎一边说一边模仿湛海霞的动作，“捕俘拳分解动作，1、2、3、4……看得我眼都发直了。”

梁悦壮笑了：“你小子净他妈乱冒泡，那可是咱连长的军校同学。你真的不知道？那个小女子比咱连长低两级，咱连长毕业那年参加了一次国际侦察兵大赛，捧回来一个金杯，小学妹就暗恋上了。”

孙小虎点着头：“真的，英雄难过美人关嘛。”

梁悦壮拍了一下孙小虎的头：“嘿嘿，你小子懂得还挺多的嘛。自从咱连长分到陆战队后，那情书是一封接着一封，硬是把人家给说动了。那小女子就是奔着连长才来女兵队的。”

孙小虎神秘地说：“我听说女兵队队长陆云霞也暗恋着咱们连长。这事还不好办了呢……”

梁悦壮突然翻脸，狠狠地刮了一下孙小虎的鼻子说：“你操什么闲心呀，新兵蛋子。”

他们走到洗消车踏板上，梁悦壮顺手把入口处挂着的牌子“男”翻成“女”。

结束了上午的训练，陆云霞冲洗后穿戴整齐，冲消洗车里喊：“姑娘们，快一点洗，男兵们还等着呢。”

里面有人应答：“知道了”。

陆云霞见湛海霞还没去冲洗，便说：“还晒呀，再晒就真成女兵队第一黑了。”

湛海霞说：“队长，我这算合格了吧？”

“合不合格也不能光看黑不黑呀，还不快冲水去。”

湛海霞进了洗消车。

已经冲洗完的陈丹在更衣间换衣服，女兵们出出进进，里面传来女兵们打水仗的声音。湛海霞一走进去，女兵们便议论开了。

“呀，排长的身材真好。”

“真的，排长身上这么白呀，穿这一身大军装真埋没了。”

“排长你怎么不去当模特？”

“当女特工最合适，我看过外国电影，女特工都要长得像排长一样漂亮。”

“不，当演员，气死巩利。”

湛海霞听得心里美滋滋地，嘴上却说：“你们别闹了，快点洗。”

里面只剩下稀稀里里的水声。换完衣服的女兵们陆续出去了。更衣间只剩下陈丹，陈丹探头看了一眼里间的湛海霞，下决心使坏。她走出洗消车时顺手把门口的牌子“女”翻成“男”。

女兵队正在岸上集合。林文涛带领男兵从沙滩上朝洗消车走来。

陈丹快步走到队伍后面，回头看到林文涛正往洗消车里进。

林文涛抬头看到门口的“男”字，便大大咧咧地走了进去，几个男兵也跟着进去。林文涛在更衣间脱掉外衣，听到里面有流水的声音。

林文涛抱怨说：“这些女兵走时也不关水龙头，浪费水。”他刚一朝里探头，突然里面传来湛海霞一声惊叫：“啊——”

林文涛转身把正朝里面走的男兵朝外推：“去去去，还有人。”

林文涛一边走一边穿衣服，很难为情。

这时，梁悦壮从车头方向走过来：“怎么了，连长？”

林文涛看着牌子上的“男”字，恼火地问：“你干的好事？”

梁悦壮拍着胸脯说：“天地良心，你借我个胆我也不敢。”

“让我查出来，你可要小心着点。”

这时，湛海霞满脸怒气地走出来，盯着林文涛骂了一句：“臭流氓。”

林文涛顿觉在战士们面前大失面子，气恼地说：“你骂谁呢？”

湛海霞：“骂你怎么了？流氓连长。”

林文涛有口难辩：“你……讲不讲理了？”

梁悦壮站出来对湛海霞说：“我们连长进去的时候牌子就翻过来了，谁知道你还在里面。”

湛海霞抬头看了一下牌子上的“男”字，继续吵着。

正在集合的女兵们都回头朝这边看。

女兵队伍里指指划划，议论纷纷。有人说：“队长，湛排长和男兵们吵起来了。”

陆云霞回头看：“怎么了？”

杨浪说：“好像是排长没洗完，男兵们就进去了。”

陆云霞：“那不有牌子吗，怎么可能呢？”

陈丹幸灾乐祸地说：“春光乍泄，这下可把咱们女兵们的脸丢尽了。”

大个子张娜捋起胳膊：“这些男兵也太欺负人了。”

另一个老兵说：“走，找他们算账去。”

队伍里一片骚动。

陈丹故意阴阳怪气地说：“我看就算了吧，人家湛排长跟林文涛本来就是师哥师妹的，说不定还是故意让看的呢。”

杨浪实在听不下去了，对陈丹说：“你胡说什么？”

陈丹得意地说：“这在三十六计中叫做美人计，懂吗？”

女兵们七嘴八舌地反驳陈丹。

陆云霞气恼地说：“陈丹，你也太过分了。”

女兵洗澡被男兵误看一事对女兵队来说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队长陆云霞迅即把这件事压了下来。这天训练回来，女兵们整队从团部门前经过。“陆云霞，陆云霞，你过来一下。”走在后面的陆云霞听到团长叫她，便停下来，跑步来到团长跟前。

崔长海问：“这两天的计划怎么安排的？”

陆云霞回答说：“上午练捕俘拳，下午练四百米越障碍。”

崔长海说：“下午的计划做些调整，集中把花剑再练一练，明天参加军事表演。”

陆云霞担心地说：“又表演呀？”

说实话，这些年女兵队进行军事表演真是够多了，也的确为女兵队争得了不少荣誉，但作为一支应急机动作战部队，陆云霞并不是没有考虑过这支队伍究竟向何处去，军事表演占用了不少训练时间，从上到下议论纷纷，尤其是这次表演又是给自己父亲在当地新开张的一家烟花爆竹工厂助兴。尽管她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但作为军人，她只能服从。

第二天，这座位于开发区中段的现代化厂区大门前面灯笼高挂，彩旗招展，两只石狮子显得威严、庄重。厂院内热闹非凡，大楼上面悬挂着“彩虹国际有限公司落成典礼暨军民共建签字仪式”的标语横幅，空中飘荡着巨大的彩色气球，成群的女工在厂院一侧一个写有“军嫂报到处”的地方排队办理入厂手续，有的还有军人陪着。厂内外一片繁忙的景象。

十点刚过，一辆越野“猎豹”车开进厂门，两辆卡车紧随其后，卡车上分别坐着男兵和女兵。这时候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西装革履的陆毅在军嫂报到处忙碌着，看到军车到，急忙放下手中的事，迎上去。崔长海下车，男兵、女兵们也纷纷跳下卡车。

商人出身的陆毅满面春光，远远地伸出手来：“哎呀呀，崔团长，小厂开张，惊临大驾，真是不胜荣幸啊。”

崔长海与他握手，寒暄道：“哪里哪里，军民共建也是我们的职责嘛。你看，云霞和女兵们都来了，还有‘海豹连’，那是连长林文涛。”

陆毅高兴地说：“噢，我听云霞提起过。”

崔长海说：“他和云霞可是我们特种团的一对金童玉女呀。”

陆毅摊开双手：“好啊好啊。省、市的一些宾客还没到，您先到休息室休息片刻，崔团长您请。”

崔长海跟着陆毅走进大楼里。

刚下车的湛海霞有些晕头转向，她四处看着，满腹狐疑。她问陆云霞：“这是什么地方？”

陆云霞尴尬地说：“工厂，一个中外合资企业，今天开张。”

湛海霞吃惊地说：“工厂开张也让我们来表演？”

陆云霞没好意思回答。这时，林文涛拿着一份印刷精美的仪程表过来。林文涛指着

仪程安排对陆云霞说：“我们表演军体拳之后，就是你们女兵队的集体花剑，最后压轴的是湛海霞的跆拳道和一打三。”湛海霞一听就来气：“我不上。”

陆云霞为难地说：“节目单都发了，要么……我替你？”

说心里话，林文涛很想跟湛海霞交交手，他急忙劝阻说：“你没练过跆拳道，你的腰伤还没有完全好呢。”

湛海霞觉得这事有点怪：“谁有这么大的权力，能调动海军陆战队的两个连来表演？”

林文涛打圆场说：“当然不是外人，工厂是你们陆队长的老爸办的。”

湛海霞随口说道：“那就更不应该来了，于公于私都不合适。”

陆云霞窘得低下了头，转身走了。

男兵、女兵一听这边在吵，就有人围了过来。林文涛劝湛海霞说：“军人要学会服从，就你这种性子早晚都会吃亏的。”

湛海霞生气地说：“我不像你这样圆滑。”

这时候，崔长海急匆匆走了过来，问道：“怎么了，怎么回事？”

湛海霞嘟囔着说：“我不上场表演。”

“为什么？”

湛海霞不假思索地说：“哪有军人像马戏团一样四处表演，连工厂开张也来。”

崔长海耐着性子说：“这不是一般的工厂开张，你看看这 50 名军嫂今天她们多高兴，因为从今天起她们就有工作了，就有饭碗了，你懂吗？”

“用我们表演搞交易呀？”

崔长海有些火了：“这也是从你们的切身利益考虑的，陆董事长已经答应年底再安排 100 名退伍兵到厂里就业，你把这事弄砸了，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任性的湛海霞说：“那让其他人表演就行了，我不上场。”

崔长海说：“上场是对你的信任，别人想上我还不给他们上呢。”

湛海霞的话一针见血：“这样的表演有损军人形象。”

“什么形象？”崔长海大吃一惊，他真不敢相信这话会出自一个刚毕业到部队的小排长之口。过了一会儿，崔长海缓和地说：“你的想法不能说有多大错，以后这种社会活动我会尽量少安排，能拒绝的就拒绝，但这一次你一定要上。”

就在湛海霞与崔团长发生争执的时候，陆云霞怒气冲冲地走进她父亲的办公室。陆毅正在同几位西装革履、胸前戴着“贵宾”红花的人寒暄。陆毅一看陆云霞进来，便站起来介绍说：“我女儿，在海军陆战队女子侦察队当队长。”

贵宾们赞扬了一番：“哇，真了不起。”“董事长真有福气啊。”

陆云霞扶着门框不说话。陆毅回头对贵宾们说：“对不起，我去去就来。”

刚出门，陆云霞就劈头盖脸地发问：“谁让你找我们女兵队来表演的？你就爱搞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事，你那个破工厂就那么重要？”

陆毅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孩子，你是怎么跟爸爸说话的？”

陆云霞余怒未消：“工厂开个张，搞这么张扬，闹得鸡犬不宁的。”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

陆云霞倔强地说：“是为了你自己吧。”

陆毅说：“我在国外好好的，我跑到这里建工厂干什么，不就是想给你留点家产，等你退役后……”

没等陆毅说完，陆云霞抢过来说：“我才不稀罕呢。”

陆毅无可奈何地说：“咳，我都跟你团长说了……”

远处传来一声集合哨，陆云霞转身跑去。

大楼门前鞭炮声不断，锣鼓齐鸣，人们正兴高采烈地舞动着狮子、跳着秧歌为公司开张助兴。身穿海洋迷彩服的陆战队男兵、女兵们在场下站着。

一批省、市领导，穿陆、海、空军服装的校级军官，在陆毅、崔长海的陪同下走上主席台，一位领导模样的中年男子对着麦克风宣布：“彩虹国际有限公司落成典礼暨军民共建签字仪式现在开始！”

高挑漂亮的服务小姐端着托盘上台，将红绸子拉开，两名官员上前剪彩。众人鼓掌。

前台上，崔长海、陆毅双方代表在军民共建责任书上签字。众人鼓掌。

签完字，陆毅对崔长海说：“今天请你们来助兴真不好意思，我再增加二十万元的焰火，今天晚上到军营里去过一个热热闹闹的建军节。”

崔长海高兴地说：“好啊。”

这时场上高音喇叭里传出女声解说：“下面出场的是‘海豹连’。两栖特种团‘海豹连’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连队，他们在收复西沙、南沙守礁、‘九八’抗洪、国庆阅兵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和军事演习中屡建奇功，被誉为陆上猛虎、海上蛟龙、空中雄鹰……”

伴着解说，男兵队跑步上场表演捕俘拳、硬气功。这的确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他们威严洒脱，气势如虹，倒卧格斗，声震海天。

高音喇叭里又传出女声解说：“下面上场的是女子陆战队花剑表演队，海军女子陆战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在‘九八’抗洪和历次迎外表演中，功勋卓著，被誉为军中霸王花……”

十几名女兵上场，在解说的配合下进行花剑表演。一招一式，整齐划一，酣畅淋漓，时而如凌空劈水，时而如流星闪电，在场的人纷纷鼓掌。

场下林文涛对陆云霞说：“下面就是湛海霞的跆拳道和一打三了。”

陆云霞侧身对湛海霞说：“别生气，准备上场吧。”

湛海霞盯了一眼林文涛。

林文涛赔笑说：“你放心，上了场，我保准让着你，让你赢。”

梁悦壮嬉皮笑脸地说：“就是，你不让谁让，怎么说也不能让你白看了一回。”

湛海霞起身上场，咬牙切齿地说：“你等着，林文涛。”

表演完集体花剑的女兵们下场，掌声雷动。

高音喇叭里播出女声：“下面进行的将是本次军事表演最精彩、也是最激烈的单人跆拳道和一打三格斗，表演者湛海霞、林文涛等。”

湛海霞跑步上场，二话不说便是一个“旋风踢”，只见她双眼炯炯，脚下生风，侧身旋起，如临半空之中，她的第一个亮相就赢得了台上台下一片掌声。台上的崔长海满意地点头。陆毅突然一惊，问崔长海：“这个女兵过去我怎么没见过？”